

一出幽默而又荒诞的爱情对手戏



何小天 作品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何小天作品

老男孩
old boy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男孩/何小天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9. 11
ISBN 978-7-5039-4004-0

I. 老… II. 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98693号

老男孩

作 者	何小天
责任编辑	蔡宛若
封面设计	门乃婷装帧设计
装帧设计	弘文馆·任翀
出版发行	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网 址	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	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	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 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版 次	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870×1260毫米 1/32
印 张	6.5
字 数	10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039-4004-0
定 价	20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，随时调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· 001

我是在准备要回南方的时候遇到她的，在此之前我永远也想不到我会喜欢上一个北京妞儿。

第二章 · 029

在我深情地唱着一首情歌的时候，冷不丁毕珊从后面抱住了我，我转过头去，她小脸红扑扑地亲了我一下，我们意乱情迷地亲在一起。

第三章 · 059

她说，“你要指北京妞儿，不好说，我们北京妞儿各种分片是不一样的。总的来说，朝阳、海淀、东西城的妞儿各有特色。”

目 录

CONTENTS

第四章 · 091

她们买了不少好吃的开始做菜，其中一个女孩从厨房里掏出一个锅，问另一个女孩：“这是什么？”章一楠插嘴到：“那是一个月之前做的一锅鸡汤。”那个女孩说：“都成鸡精了吧。”

第五章 · 127

丽江的云非常漂亮，天蓝云高，不像北京总有种外星人入侵地球末日危机的感觉，如果非要比喻的话，我只能说，天空跟磕了药似的，那些云彩一会儿变成一个V字，一会儿变成一个麦当劳的鸡翅。

第六章 · 161

很久以后，我明白了，其实我爱的正是她的享受孤独的劲，就如我后来领悟到，两个人真正相爱的标志就是两个人的“老男孩”能一起玩，在对方面前能够展现自己最幼稚、最天真、最柔软，甚至最弱智、最脑残的一面。

第七章 · 177

她也接受我的一些生活方式，我一有空就带她去看看画展、话剧、演出什么的，在看完一次话剧后，她用一句经典的话总结了她的观后感：“他们怎么狗嘴里吐的都是象牙？”

第一章

1

我是在准备要回南方的时候遇到她的，在此之前我永远也想不到我会喜欢上一个北京妞儿。我出生在一个以盛产美女著称的泱泱大省，并且有一个美好的成语也是用来形容当地的女孩——湘女多情。从小到大，我就在一群多情又美丽的湘女中长大，幸福得像花儿乐队一样，而北京妞儿在我的印象里，其形象停留在公交车卷着舌头卖票的大妞儿。

虽然我和她的故事后来非常离奇，但我们的认识却起源于传

统老套的熟人介绍，那是在一场小圈子的饭局上。在北京所谓的文化圈里，这种饭局文化很盛行，我有一阵子热在其中的原因就是能认识非常多女孩并交换名片，免去了街头搭讪招人翻白眼之苦。当然，加入小圈子也需要一定的能耐，基本都能写能画，吹拉弹唱至少会一样，出过几本书更好，曾经有个人自称“徐导”，后来被人揭发其实他只是个导游以后，基本就没有再出现过。

记忆中那次饭局是在鼓楼巷子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，做东的是一个自称做过《读品》的家伙，当时我没听清，还以为如今做毒品的也要进军文艺界，对他肃然起敬。

觥筹交错以后，大家纷纷摘下面具去掉衣冠，一副龇牙咧嘴飞禽走兽唯恐不把他当流氓的模样，话题自然不免要谈论到女性。

其中一个大姐大模样的已婚姑娘非常热心地帮我介绍女孩，当问到我需要怎样的姑娘的时候，我随口胡诌道：“给我来个女富婆吧，我一直想找一个人包养。”

这群流氓当场起哄，发出怪叫：“我也要，我也要。”

要命的是，这个姑娘居然没有幽默感，她一边说还一边翻手机号码：“女富婆没有，女富妞倒是有一个，还很文艺，文艺女富妞。”

说是有一个超有钱，又年轻，还特别爱好文学的大好女青年正待字闺中，嗷嗷待嫁。

我在想如此好的姑娘为什么还单身，为何偏偏是我有那么好运气，实在不敢相信。我喝得有点高了，决定逗她到底，我大着舌头说：“咱可说好了，一年包换。”

这群流氓更是纷纷指责我不厚道，笑得差点把酒洒在读品男的光头上，并为这位姑娘对我特别的青睐纷纷表示不满。我们接着喝酒，谈论的焦点很快地转化到更刺激、更淫荡的话题，谁也没把这个当回事。

事实上，喝完酒我也把这件事抛到脑后，可也许当时只有那个热心姑娘一个人没喝醉，或者她一直都是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，没多久以后，她在MSN上给我发来一个姑娘模糊的照片，外加三个小字，于小可。

这场景我在电影《碟中谍》里曾见过，上级给下级派发下一个暗杀目标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，一种被组织赋予任务的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
2

我和于小可约见的那天下了一点雪，这让我有点兴奋，因为来北京之前，我一直以为北京冬天是终日飞雪，人们哈着气搓着手去上班，小孩子整个冬天都可以打雪仗，堆雪人，不像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雪是在冰箱里。可来北京之后我才知道这里一年基本只下一场雪。

我坐了一路人少的电车来到景山的东门，朱红色的宫墙配上白色的积雪非常好看。今天的游人不少，我排队买票进门，像是走进了一场宫廷戏，我在崇祯上吊的地方自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顺着石阶而上，直达峰顶，从制高点能看到整个紫禁城在雪中悠然自若。关于紫禁城一直有一个恐怖的传说，但一直没有验证过。据说日落以后，紫禁城关门，里面是另一派景象，太监重新从各个阴冷幽暗的房间里涌出，打扫房间，服侍皇上皇后，宫女们提着灯笼走在静谧的宫殿里，直到第二天太阳从天安门升起。

就算没有这些荒诞的传说，单是那些古老的建筑也总是能勾起我一点关于历史和沧桑的幻想，我经常会上迷恋其中。

下了山，我随着人群走进了古老的紫禁城的北门，也就是神武门，完全中国古典风格的城门，雕梁画栋，重重飞檐，城门旁边的

护城河里都结了冰，一切和南方的繁茂的丛林树木无关，像是一个死城。本质上，我还是没融进这个城市的点点滴滴，豆汁还是喝不惯，爆肚吃起来也总不如南方的麻辣烫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从小在南方吃那么多好吃的，而北方人仍然坚决过这种艰苦的生活，让我好生佩服。

他们说这是口味的问题。

更重要的是，似乎在我来北京的时候，它的所有传奇和纯粹都躲了起来。好像来北京后接触的仍然是外地人，真正北京人都躲到哪儿去了，据说是在二环里，也有人说都在燕郊买房了，像是一个神秘隐蔽的团体，这也让我对下午接触一个北京姑娘有了一丝期待感，介绍人说，再往上她不知道，但肯定至少三代是北京人。

我看着人来人往的游客，确信了没有我要找的目标以后就离开了。

我们约在下午五点，在对外经贸大学西门的雕刻时光。四点的时候，我接到于小可的短信，说堵车，可能会晚一点。

我从紫禁城走出来，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北京号称“堵城”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我几乎和师傅聊成了知己，就差留联系方式。车在对

外经贸的西门停下，我三步两步上了楼。

雕刻时光的咖啡馆像是一个大学自习室，唯一不同的就是多了音乐，各国的留学生拿着笔记本电脑在里面噼噼啪啪上网，也有商务人士在热烈地讨论着一些问题，我找到一个靠窗的座位，然后给于小可电话，发现无法接通，可能是在地铁里，于是我点了杯咖啡慢慢等着。

我观察着咖啡馆里的美女分布，八点钟方向有一个，不过已经有男士在旁边；无烟区的长桌边坐了一个，但是背对着我。我的目光转向了靠墙的一排书架，上面放着怀旧的物品，下面是一些看起来翻得很旧的书籍。突然我眼前一亮，书架前一个落单的女孩的背影非常不错，正在书架边抽着书翻阅，我凑了过去，慢慢接近目标，同时用眼睛余光打量女孩的长相，黄昏的阳光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边。终于，我看清了她的长相，活脱脱像一个从日本动漫里跑出来的大眼睛美女。

我起身走到书架边，从左到右像是一个极度热爱阅读的书迷在寻找一本小说，我希望我的动作不要太夸张，我一边翻着书一边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她正在翻的是什么书，那是一本花花绿绿的青春小

说。说实话，看这本小说让我有点失望，但我也总不能要求人人都读《大师和马格列特》吧。

我假装没看见她，故意把她手里的书碰掉了，然后赶紧一边弯腰去捡一边连声说抱歉，她也弯腰去捡，我眼疾手快，先把书拿在手里。

我拍了拍书上的灰尘，递给她，这次我看清楚了她的正脸，眉清目秀很可爱又非常有气质的小姑娘：“《遗忘在时光深处》，哈，这本书我也看过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似乎对我说话感到很唐突，一下没反应过来，“好看吗？”

“这本书是作者早期的作品，根本就是骗读者的钱。”

“哦，我随便翻翻，不过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。”

“我是作者朋友。”

“作者的朋友？”

“好吧，我承认，我其实就是作者。”

“你就是何天？”她疑惑地看着我，没有惊讶。

“正是，有什么奇怪的吗？”

“没什么奇怪。”她欲言又止地说，她又不说话了，好像在想什么。

过了一小会，我厚着脸皮，打破沉默：“你……一个人吗？”

“不，我等人。”

“我请你喝杯咖啡？”

“这……那你留个联系方式给我，回头有好书我推荐给你。”

“……”看起来她在犹豫，过了一会，她说，“那好吧，你记着。”

她说了一个号码。

“我给你拨过去。”我拨了那个号码，刚想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却惊讶地发现我的手机上已经有这个号码，显示的名字是——于小可。

3

“其实我早就认出了是你，怎么样，我的演技不错吧。”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掩饰尴尬，“你怎么这么早来了，也不说一声。”

“这里信号不好。你真厉害，这流氓演的，跟真的一模一样，差点把我骗了。”于小可不无讽刺地说。

“我一看着你拿着我的书就猜到八九不离十了，于是即兴表演地开了个玩笑，逗你开心。”我继续把撒谎进行到底。

“一点都不好玩。我就是想先看看你的书知己知彼，对了，看书上介绍，你好像是学理科的，为什么想写东西？”

“编故事特好玩，本来挺假一件事，编着编着就成真的了，有种点石成金的感觉。”

“连这句都是编的吧？”

“这句是真的，你肯定不知道中国人写作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”

“洗耳恭听。”

“五大发明，其实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五大发明，有一个深藏不露只有少数人知道。”

“继续。”

我告诉她，中国除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，中国最厉害的是造假术。这个原创的小段子总算是把她给逗乐了。最初的尴尬缓解了，我们聊了点八卦的，花边的，泛政治的，80后，豆瓣的，朝鲜问题，巴以冲突，索马里海盗，文化界名人的八卦，互相喜欢的作品以及对某个电影的看法。

她说话的语速特别快，好像我和她中的某个人马上就要消失似的，京腔重，说话像扫射的AK47，前一句话还没完后一句就蹦了出来，但她的妹妹头和动漫般可爱的五官又和她谈话的内容极为不相称，我差点出现错觉，觉得有人在给她配音。

“慢一点行吗？我的CPU反应不过来。”我指着我的脑袋说。

“好。”

她问我刚才去哪儿了，我说去故宫，她对我去故宫感到不可思议，她上一次去故宫似乎是五岁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碰不到北京人了。还好，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是能达成共识的。

谈到我的工作的时候，我说我辞职了，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。辞职前，我在一个著名的以企鹅作为吉祥物的公司工作，我给她讲企鹅公司的趣闻。

“知道吗？厕所的标志不是男女，而是一个没有蝴蝶结的企鹅和一个有蝴蝶结的企鹅，好几次我差点走错，直到看到有站着小便的人我才舒了一口气。”

她饶有兴趣地想听一下这个中关村五百强公司的内幕。

“公司到处都是企鹅，办公桌上也是，我是南极考察团，关键是公司员工都乐意配合着公司丑化自己。我们的培训课跟十几年前

中国的那场运动特别相似，载歌载舞歌颂公司歌颂企鹅，让我庆幸我丝毫没有错过父辈们的经历。”

“你太幸运了，我就在书上看到过只言片语。”

“我们公司的宣传片网上你能看到，一个哥们写了一首歌，还有一个MV，里面最后一个镜头是模仿摩西带领大家出埃及记，别人没看出来，我可是火眼金睛。”

“你还记得《搏击会》里面爱德华诺顿的精神动物是什么吗？”她幽幽地吐了口中南海，“就是企鹅。”

“你居然也那么喜欢《搏击会》，”我笑了，“搏击会的第一条规则是……”

我期待她给出正确答案。

“永远不要谈论搏击会。”她果然没有辜负。

“看来我俩都不是。”

祥和愉快的气氛里我们谋杀了不少咖啡和香烟，我们再次就当下社会、经济、文学、电影各个方面交换了彼此的意见，会谈取得圆满的成功。临别时，她的两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让我重新审视这个长的一个娃娃脸的小姑娘。第一句话是“人在哪跌倒还会在哪跌倒”，另一句话是，“没有一代人是平安度过的”。走出

咖啡馆，她上了一辆蓝鸟，像一只鱼一样突然钻进河流里溜走了。

4

我哈着白气搓着手，在雪夜里向北走了一站地，踩在白雪上的吱吱声特别爽，我上了电车，回到住处。这是一套租来的房子，一座二十层塔楼的十五层，可以看到窗外灯火璀璨的城市却又安静得像是一个人都没有，似乎是隐藏着很多秘密。屋子里到处都是书、影碟，暖气管上放了一排酒瓶，阳台上吊着一排吉祥物，有一个眼睛的娃娃，企鹅，小狐狸——都是曾经工作的一些公司发的——看起来有点诡异，如果不是租来的房子，很可能墙上都会画满涂鸦。

是的，我不爱工作，因为在我看来，北京高额的房价已经扼杀了我按部就班的耐心，我只好选择一个类似赌徒的职业，著书立作，写得好的话名利双收，写不好也能混个工资水平低调度日。

我打开电脑，点了一支烟，泡了一杯速溶咖啡，在烟雾缭绕和咖啡的催眠下，开始构思故事。大学时候我学了两年力学，两年计